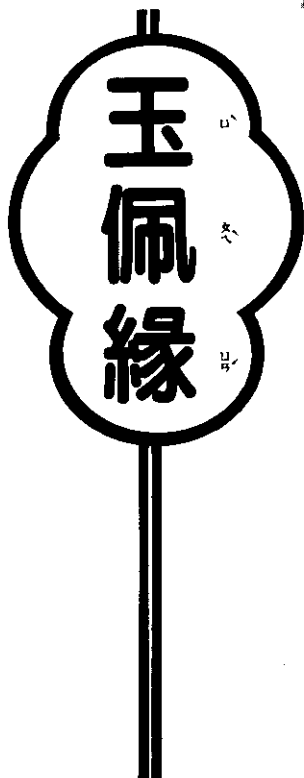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宣州李範之是一位頗有才氣的著名士人，十五歲中秀才，十八歲中舉人，二十歲中進士，連考連捷，不知羨煞多少青年學子。兼之長得個儼然風流，若玉樹臨風，堪稱才貌雙全。

李範之中進士後，被朝廷選為翰林院庶吉士，在京供職。其後，李範之步步高昇，由庶吉士而編修，而侍讀學士，再遷吏部郎中，官場得意，名滿京都。忽報髮妻病故於家鄉，範之大為感悲傷，於是辭官歸里，料理喪事。

皇帝不准李範之請

辭，賜假半年回鄉休養。範之回家打點喪事已畢，深覺中饋乏人，十分岑寂，於是興起續弦之想。又聽人傳言，揚州多美女，便帶了名小廝至揚州遊覽尋偶。

李範之頗有資產，僅僅宣州便有當舖三家。臨行前至當舖去領盤費，見一流當舖的玉甚為古樸精緻，質地溫潤，雕工細膩，愛不釋手地問朝奉：「如此精美玉器，何以一只只有半塊，另半塊呢？可否一併買來？價錢不必計較。」

朝奉說：「少爺，恐怕難以完璧了，因為當年

→ 典當這塊玉的是個外鄉人，姓白，原籍京師，路過此地因妻兒生病，才拿半塊來當的。後來妻兒不幸雙雙亡故，姓白的那人也不知去向，所以另半塊就難弄到手了。」範之失望的搖頭歎息。

李範之這次到揚州是微服出遊，因為他在吏部為官多年，由於職務上的關係，認識各級地方官員不少。如以休假的身分到訪，必定是終日無謂地應酬，影響遊覽的雅興。所以他並未投宿官驛，而在郊區一處尼菴中落腳。

揚州有「鹽都」之稱，市面繁華，南來北往的官員富商極多，尼菴住持見李範之相貌堂堂，雖自稱是遊學的儒生，諒非等閒之輩，招待他特別殷勤。範之晨起至各名勝之地遊覽，晚歸尼菴歇息，倒也逍遙自在。

某日，晨起吃完早點，剛想出門，瞥見一素粧女郎前來進香，那女郎真的真有「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」，李範之驚為天人，駐足觀看。奇的是那女郎腰間繫一玉珮，竟和自已現在當舖取得的半塊極為

相似。待女郎進香完畢，離開尼菴，範之問住持：「菴主，剛才那位姑娘姓什麼，出身如何？」

老尼笑笑說：「施主打聽她做什麼？莫非想效法張君瑞？」

「菴主說笑了！」李範之說：「隨便問問而已！」

老尼說：「說來這位姑娘也怪可憐的。他父親原籍閩中，年青時遊學京師，在國子監攻讀。客中寂寞就娶了房妾，便是女郎的母亲。他父親姓施，母親姓白，施相公太學結業，外放福州教諭。一家八口於是由京回閩，還沒到家，施相公的原配就病故了，白氏也順理成章成了續弦夫人。」

後來施相公任滿，改調揚州，一家八口又遷來揚州。施相公不幸死在揚州任所，她母女只好在此落戶。施相公在世時原將此女許配予本城鹽商陳普中的兒子陳尚元，可惜沒過門陳公子便患癆病死了。施姑娘守著「望門寡」，所以一身素服。如果相公有意此女，老尼願意成全。」

李範之聞言大喜：



圖 92.11

「謝謝蒼主成全。小生有玉一一只，可權充定情之物。」說完取出玉珮交予老尼：「一切迎仗蒼主了。事成必有重謝。」

傍晚回蒼時，老尼已在門口相候：「李相公，老尼已去過施府了。施夫夫人一再追問玉珮的來歷，可否請相公跟老尼去施家走一趟？」李範之點頭答應，二人來到施家，施姑娘玉霜親自奉茶，含有親自相親之意。

施夫夫人問及玉珮之事，李範之據實相告。夫夫人流淚：「實不相瞞，此玉珮乃當初玉霜訂親之物，昔日老身不願

玉霜遠嫁，就配給侄兒白誠，但後來玉霜長大，老身幾次托人進京教侄兒南來迎娶，回信都說白家已不知去向。想不到竟死異鄉！今玉珮落於李相公之手，也屬緣份。但先夫也是朝廷命官，女兒難以予以為妾，相公應明白老身的意思！」

「夫夫人放心！」文範說：「某乃續娶，絕無辱沒令媛之意……」言談之間，忽然聽見門外一陣喧嘩，接著闖進兩名公差問：「這位可是李範之李大人？」

範之應是。公差說：「恭喜大人高升，小人等特來報喜，請大人盡速晉京。」範之接過報單一看，才知已晉升為侍御史。於是舉座皆歡。範之賞了來人，正待商量婚事，揚州府知府以下各級官員已趕來道賀。聞知文範之正在議婚，知府秦文韶說：「李年兄，小弟就作個現成的媒人吧！且權在揚州完娶，一切費用包在小弟身上，年兄萬不可推辭啊！這叫雙喜臨門，小弟等也沾點喜氣。」於是李範之選了個吉日，迎娶玉霜姑娘，婚後偕同入京。